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七回 檐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賢嫂多情倦合

話說喻氏到了品連家中，瞧生姑這般的伶俐聰明，便動了與小大圓房之意，當下即向小大說了，小大心中，自然很是願意，平時見了生姑這般嬌艷如花的花容月貌，早已怦怦心動，也有過幾次，見左右無人，趁著向生姑調笑，生姑自與乃武勾搭之後，對於小大，心中早不願意，眼瞧著自己這樣的花容月貌，在倉前鎮上，算得全鎮魁首，卻配一個全鎮最醜的丈夫，怎不有彩鳳隨鴉的感慨，心中很是不樂。每逢著一個人在房中時候，便愁對青燈，自嘆命薄。雖同乃武成就了好事，終究不是正式夫婦，將來倘是同小大結婚之後，就不免礙手礙腳，除非是脫離葛家，方能同乃武一生廝守。因此心中很有悔婚之意。只是自己童養在葛家，很難啟口。好得小大無力成婚，可以同乃武交往，因此便蹉跎了下來。見小大到來調笑，當然嚴辭拒絕。小大卻因未曾同生姑正式成婚，不便相強，也只好罷了，可是心中，眼瞧著這般一個美人兒，又是未婚妻子，不能同床合衾，豈有不渴慕之理。只是自己家道貧困，沒有成親的費用，只得徐圖將來。如今聽得喻氏要同他圓房，心中很是歡喜，只嘻笑了大嘴，露出了一口闊板黃牙，呵呵大笑，三姑聽得，便直嚷要喝喜酒，恰被生姑出來聽得，不由思忖，怎地辦法，暗想自己生了這副天仙似的容貌，不想匹配了這個醜八怪般的葛小大家計又十分貧窮，圓房之後，少不得要同房共枕，叫自己如何過度日子。似自己這副容貌，同乃武恰巧可稱得一雙兩好，怎地老天這般的不平，生生把自己配給了小大。小大的生性。又是粗獷不堪，同了乃武的溫存體貼相較，那真是天地之別了。自己同乃武雖已成了好事，恩愛異常，只是終屬勾搭成就，如今倘是要同小大成親，對於乃武，終得稍覺阻礙的了，怎能同乃武相守一世。自己平日，見了小大，便覺得礙眼，如今越發要同他同起同臥起來，生活又是貧苦，叫自己如何耐得這般生活。想到此時，忍不住兩只秋波般的妙眼之內，眼淚如斷線的珍珠般滾將下來。耳邊卻又聽外面三姑哈哈大笑道：「現在要添新嫂嫂了，有喜酒吃哉。」心中越發的難過起來，不由得自嘆命苦，怎地匹配了這個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的怪物，不能同乃武百年到老。懊悔自己在小大自太平軍內逃出之後，那時悔婚，豈不是好，如今若要同乃武廝守一世，除非是悔婚不嫁，立即出了葛家，方能稱心。想到這裡，禁不住想著了乃武，是個著名刀筆，倉前鎮上，那一個不知道楊乃武是個刀筆名手，便是連餘杭縣城內，也赫赫有名，諒來對於這些些悔嫁的事情，只須他出手，真是易如反掌。倘是小大要打官司，也只須乃武在上下衙門之中打點，便可成功，自己何不去回乃武商議，同葛家悔婚，離了之後，再嫁與乃武，豈不是絕妙的事情，可以同乃武白首到老，不再同這醜八怪完婚的了。諒乃武同自己，即這般恩愛，聽得我自己情愿向葛家悔婚，再嫁給他，豈有不願之理，自然替自己設法，全力辦這件事情的了。自己同乃武。穩穩可以相守一世，豈不是最妙的一著呢。想罷，打定主意，便抹乾眼淚，方欲立起煮飯，卻見三姑飛也似的跑來，連笑帶嚷的向生姑道：「小白菜，不對不對，現要叫你新嫂嫂了，你飯可曾燒好，可有焦硬塊呀？」生姑聽得，也不去理她，只立起身來，一面燒菜，一面向三姑冷冷道：「你自己去看吧！」真個三姑自己去把飯鍋揚開觀看，見飯底已起了鍋巴，很是歡喜。便幫著生姑煮燒。不一時，都已就緒，即開出飯去，生姑怕喻氏疑心，仍裝著很是歡喜的神色，興匆匆的端出了幾盤菜肴，放在桌上。小大也幫著搬好匙箸，生姑又在房內取出了一瓶玫瑰露酒開了，取兩個杯子，擺在喻氏、小大面前、各各斟了一杯，向喻氏笑道：「媽，趁熱喝酒吧。」喻氏笑道：「生姑、三姑，你們也來吃吧。」三姑即坐將上去，先夾了一塊鹽雞，放在口內大嚼。生姑又到廚房之內，取出飯來，方坐下同食。喻氏飲了兩杯，也便吃飯。小大卻喝得有些醉意，方才不飲，不一時，都已飯罷，生姑把殘肴收掉，取出茶來請喻氏吃茶，自去廚下收拾。喻氏見生姑這般的井井有條，很是歡喜，又同小大談了一回，約定了後天到敬天家中，命小大同三姑同去，因要同敬天商議同小大圓房之事，怕生姑害羞，因此不命生姑同去。當下小大答應知道，喻氏即回轉家去，小大卻因酒意很深，即打了一個中覺。生姑卻獨自一人，呆呆地坐在房中，暗思怎樣的同乃武商議悔婚，不禁想到了自己的身世。

父親在日，也是個秀士，書香門第，都因受了刀兵之亂，水災荒年，弄得一家人家，好端端到了貧無立錐之地，父親便憂鬱而死。自己同了母親二人，無處投奔。自己又沒一個嫡親弟兄，可以奉養母親，所有的幾畝薄田，連遭芒歉，收成全無，真弄到衣食不周，不得已才到這倉前鎮來投親，不想竟到葛家來做了童養媳婦，匹配的葛小大，人既醜陋不堪，家中也是這般的貧窮。比較了自己家中，真是差相方弗。自己生著這般的花容月貌，再不道命苦到如此。似小大這般的人，如何配有自己這樣的妻子，也太不相稱了。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心高氣傲的了，配個丈夫，卻這般的猥瑣，平時瞧在眼中，已覺得討厭萬分，如今越發要圓起房來，同他共床合枕，別說是別的事情，便是半夜三更，香夢初回，在枕邊瞧見了這般三分像人、七分像鬼的人兒，也得嚇一個半死，如何能白頭偕老，同過日子呢？似自己的這副容貌，匹配了乃武，方算得才貌相當，方不負了一生。偏偏乃武已有妻子，自己又配了這般的一個丈夫，真是老天無眼，為何錯定了姻緣。想到這裡，越覺得小大的相貌醜惡，不堪同衾，便一心一意的同乃武商議，怎樣才可以悔婚，同小大脫離，方能同乃武廝守一世。

思前想後，心中煩悶憂愁。自不必說，兩眼之中，也不覺眼淚直向下挂。欲待到乃武房中去商議，又怕小大醒來，被他知道，反為不美。因此只得守候機會。知道後天小大同了三姑，要到敬天家中去商議圓房的事情，總可趁著他們去的時候，同乃武會面，便能商議得悔婚辦法，諒乃武同自己這般恩愛親蜜，決不肯任著小大同自己圓房，礙自己的好事。想到乃武肯向葛家悔婚，自然是求之不得，憑著乃武的刀筆，這些些事情，當然易如反掌，生姑想到了這一層上。倒稍覺得安心了些。當下見天色已晚，聽得外面小大已經起身，忙仍到廚下，收拾晚飯。三姑也進來相幫，不一時，晚飯就緒，擺出來吃飯。可是生姑三心中有了心事，便有些茶飯無心，很覺得悶絕，只略吃了一些。小大、三姑那裡知道生姑的心事，依舊狼吞虎咽的飽餐一頓。晚飯過後，生姑收過殘肴，在廚房內收拾清楚，便各自安睡。到了明天，小大仍到店內去工作，只因這時，還在新年之中，小大白天商店內去，晚間便回到家中游玩，所以到了天還未明，便得到店中去做豆腐。日中時候，店市已落，便回家中，有時出去游玩，這天自然也是這樣。生姑在房中因有了心事，再也睡不安穩，聽得三姑鼾聲如雷，睡得很熟，生姑卻只得翻來覆去。到了四更時分，方覺得有些朦朧，卻聽得小大已是起身，生姑怕小大疑心，反為不好，即仍起身，安排了面水，與小大盥洗，又煮了些粥，給小大充飢。小大吃畢，即我匆匆起身，到店內去了。生姑方再回到房中，重行安睡，身體也十分困倦的了，不覺安然入夢。一覺醒來，已是辰刻光景。三姑早已起身。生姑因怕被小大、三姑等瞧出自己有了心事，致露出了破綻，好得明天小大同三姑二人都得上舅舅喻敬天家中，只有一天工夫，自己便能同乃武會商，因此不動聲色仍舊照操作。果然小大、三姑都未覺得。

一天易過，到了明天，小大因這天喻氏吩咐，命自己同了三姑到敬天家中，一則拜年，一則商議完姻圓房的事情，須得到敬天家中去午飯，便在四更不到已經起身，吩咐生姑早些叫醒三姑，替她梳洗得乾淨一些，揀一件光鮮些的衣服給她穿著，生姑答應一聲，小大自出門去到店。生姑因這天須得向乃武商議悔婚，便睡在床上，閉著雙睛，暗暗思想見了乃武之後，如何開口。過了一回，見已紅日東升，時光不早，忙叫醒三姑，三姑把手抹著倦眼，早嚷道：「阿哥那裡去了？今天要到舅舅家中去咧。」生姑所得，不由得暗笑。三姑早已想定到敬天家中去了，便笑叫道：「三妹，快些起來吧，你哥哥就得回來，同你去咧。」三姑聽得，忙一睜雙眼，一骨碌爬起身來，出房到廚房中，取了面水盥洗，生姑也便起身，一面同三姑梳洗，一面同三姑閑談，梳洗畢後，又在房中揀了一件花花棉襖，給三姑穿了。又將一雙平底花鞋，足有一尺光景，給了三姑。原來三姑怕纏足疼痛，不曾纏足，便成了尺二蓮船，同了生姑的三寸金蓮，尖瘦得似一支水紅菱兒，相較之下，真是天遠地隔，這雙花鞋乃是生姑湊著三姑的尺寸而做，預備在新年穿著，今天便取給了三姑，三姑把衣服鞋襪都穿著就緒，坐在客堂之中，呆呆地等著小大回來，一同上敬天家中，生姑也梳洗了一回，自去端整早飯，煮好之後，問三姑可要吃粥。三姑撇起了大嘴，向生姑道：「小白菜，你真是慫的了，停一回到舅舅家中，好吃的東西正多著呢，如今吃粥便吃不下了呀，不要吃。」生姑聽了，倒不覺好笑起來，即自去吃粥。不一刻小大已自店中回

來，也換也一件青布棉襖，一條乾淨青布作裙，又穿了雙新的青布鞋子，方同三姑出門向敬天家中去了，生姑見小大，三姑二人已去，心中很是歡喜。一望日色，已是巳牌時分，知道乃武已是起身，一切都已就緒，便收拾了一回，走將過來。方到了楊家客堂之內，卻見乃武妻子詹氏同了葉氏，方穿好了衣服要出門去，心中大喜，暗想今天很是湊巧，自己可以同乃武細細一談的了。葉氏瞧見了生姑，即忙讓坐。生姑一面謙遜，一面同二人照呼。詹氏便笑道：「生姑，你怎地這時倒空閑了呢？」生姑便把小大、三姑都到敬天家中去了，向二人說了，又問二人到那裡去？」葉氏答道：「我們上親戚家去拜年。」這時乃武恰巧從房內擡出，見了生姑，即點頭招呼。生姑乘著二人不覺，暗暗向乃武使了個眼風，乃武那裡知道生姑要同葛家悔婚，急待同自己商議，只道是生姑欲乘著無人之際，向自己幽會，便暗暗點頭會意。一面向詹氏道：「你們快去吧，晚了倒不好，叫人家懸望的，好得生姑不是客氣的人，不必陪伴了。」生姑也忙道：「正是正是！二少爺的話，一些不差。匠是大娘和二奶奶有事請便吧，我也得回去煮飯咧。」說著，立起身來，自回家中，知道乃武已知自己約他，停了一回定必到來。便不到廚房中去煮飯，只回到自己房中，靜悄悄的睡在床上，等候乃武到來，詹氏同葉氏見生姑回去，即說了一聲有慢，過一天來游玩，便一同出門拜年去了。

乃武見二人已去，生姑定在房中相候，忙一溜煙望著生姑房中走來。方踏進房門，卻見生姑獨自一人睡在床上落淚，原來生姑回房之後，知道乃武即要到來，睡在床上，又想起了小大將要圓房，自己同乃武不能白頭到老，所以又流起淚來，當下乃武瞧見，不禁先是一呆，平時生姑瞧見自己到來，總是歡天喜地，滿面春情，親熱非凡，因何今天睡在床上悲泣？以為生姑恨著自己多天不來，所以悲傷，忙在床沿上一坐，笑道：「好人，怎麼哭起來了呢？可是為了我多天不來看你吧？可知道我們的事情，須得秘密才好，倘是被小大知道瞧見，那還了得，這幾天小大常在家中安歇，叫我如何來看你呢？」生姑聽得乃武這幾句言語，知道同小大圓房之後，小大定必常住在家中，自己同乃武不容易相會的了，便越發的悲泣不休，一塊手帕，已是濕透，把乃武弄得莫明其妙，忙一面把生姑扶了起來，溫著香腮，一面悄道：「究竟是不是呀，如何這般的悲傷呢？有什麼事情，快告訴我，好歹我總可以幫你？只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情，光是哭，有什麼用呢？快告訴我有什麼事情，值得這般悲傷？」生姑聽得，方止住悲痛，一面拭乾了眼淚，向乃武說出一番要同葛家悔婚的話來，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